

楔子 兩人齊背叛

「寒幽，妳發什麼神經？」男子氣急敗壞的低吼，抬手抹去身上的熱咖啡，怒瞪著眼前穿著白色連身長裙的女人。

寒幽緩緩放下手上的咖啡杯，勾起唇角諷道：「你敢做出那樣的事，我用咖啡幫你洗個頭很過分嗎？」

這話讓男人身子一僵，再次抹去臉上的狼狽，看著眼前一臉不屑，卻依舊美得驚人的女人，氣憤地道：「寒幽，妳不能怪我，妳一個美國知名大學高材生，歸國後明明有著大好前程，偏偏要繼承那什麼爛家業，說是家業還好聽，難聽點就是神棍！」

「這也就算了，反正我家有的是錢，妳若嫁給我，不工作也行。可我們都交往三年了，三年裡有兩年半妳人在國外，好不容易回國又成天往外跑，說要找到妳寒家的傳家寶好重振家業……」

「寒幽，我是個正常的男人，我會有慾望，我們交往這麼久，約會的次數十根手指頭都數得出來，就是見了面，妳連嘴都不讓我親，妳讓我怎麼忍得了？」

早在他開口說她是神棍時，寒幽那美麗的臉蛋便已沉下，再聽見他後頭一連串的廢話，終於忍不住爆發。

「忍不了就能和別的女人上床？還不是別的女人，而是我視為閨蜜的好姊妹！傅朝旗，你可真厲害，誰不好找偏偏找上我身邊的人，兔子都知道窩邊草吃不得，你倒好，不僅吃的心安理得，還妄想和那女人一起騙我，要不是我忘了東西繞回去拿，你們是不是打算這麼一直騙下去？」

想到那兩人竟然在她家做出那種骯髒的事，寒幽的火氣就忍不住蹭蹭往上漲，不是多愛眼前這個男人，而是嫌髒！

傅朝旗想到那日的事不免有些羞愧，「我也不想的，要不是玉惇她主動勾引，我也不會……」

「少廢話！」她懶得聽他狡辯，「轉告林玉惇，讓她一天內搬出我家，否則我就把她的東西全扔了，還有，別再打給我了，從今以後，你我就當不認識，見到我記得繞路走，你知道我的脾氣，別嘗試激怒我。」

當初她好心收留無家可歸的林玉惇，沒想到她就是這麼報答她的，也好，正好讓她看清這對狗男女。

「寒幽……」傅朝旗還想挽留，卻再次被她打斷。

「我時間寶貴，如果你說的重要的事就是這些廢話，那就不必說了。」寒幽拿起皮包，站起身便要離開。

見她要離去，傅朝旗連忙說：「妳之前讓我找的東西，我找到了。」

寒幽的背影一頓，再次回頭時，那冷然的雙眸比天上的星子還要璀璨耀眼，「你剛剛說什麼？」

找到了？他說真的？

見她那開心的模樣，傅朝旗雙眼一晃，胸口的躍動瞬間快了數拍。

他對寒幽是一見鍾情，不僅是因為她出色的外表，更因為那一身神祕高冷的氣

質，他整整追求了她兩年，她才勉強答應和他交往，他奉她為女神，對她唯命是從，而她也真如同女神一般不可褻玩。

兩人在一起三年的時間，最親密的行為不過就是拉拉小手，連高中生都比他們還要親密，他為此與她爭吵過無數次，偏偏她總是一臉無所謂，說若是他覺得委屈大可分開，她不強求。

他傅家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富豪之家，寒家雖也是名門之後，卻早已沒落，到了寒幽這一代更是只剩下她一人，遇上他這樣的金龜婿，哪個女人不是拚了命的巴上來，偏偏寒幽與眾不同，對她而言，他從來就是可有可無。

這樣的灑脫讓傅朝旗又愛又恨，愛她的與眾不同，恨她的毫不在乎。

即使兩人走到了這地步、即使家人始終反對他們交往，他仍然放不下她。

傅朝旗從西裝口袋裡拿出一個樸素的木盒，那木盒十分陳舊，上頭的漆早已斑駁，卻讓人一見就挪不開眼。

他緩緩打開木盒，裡頭靜靜地躺著一枝通體雪白的玉筆，玉筆瑩瑩發光，筆身清亮通透，雕琢成青竹模樣，筆尖泛著一抹翠綠，散發著古樸神祕的氣息，不時閃過一抹流光。

是它，這就是他們寒家失傳多年的傳家之寶，青符！

前陣子在中國崑崙有座神祕的古墓出土，她透過電視看見了古墓裡有寒家流傳千年的家徽，可寒家的家徽怎麼會出現在中國崑崙？

隨著出土的文物，寒幽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幾乎可以確定她要找的東西就在那裡，可惜當時她人在歐洲，只能讓人在中國的傅朝旗替她去一趟找尋青符，沒想到他真的找到了！

寒幽目光死死的黏在玉筆上，情不自禁的伸出手，傅朝旗卻極快的蓋上盒子。

「你什麼意思？」寒幽沉下俏臉。

「這枝筆要價不菲。」他道。

他知道寒幽一直在找這枝筆，在他看來，這不過就是一枝玉筆罷了，玉的確是上古好玉，雕工也細緻，但也不過就是枝筆，雖說近百萬美金的價格讓他嚇了一跳，但以他傅朝旗的身價，要拿下一點也不難。

「我何時說過不付錢？」她冷然的說。

她寒家是落魄了沒錯，卻不缺錢，兩人交往三年，就是一頓飯她也從未讓他請過，更別提收他的禮物了。

「我不要妳的錢。」傅朝旗將手上的木盒遞給她，溫柔的說：「我只要妳嫁我，這就當作是聘禮之一。」

這話讓寒幽背脊升起一陣惡寒。「傅朝旗，你瘋了吧？」

是他腦子進水，還是她耳朵有毛病？都被她抓姦在床了，他竟然還能裝作沒事人似的向她求婚？

「寒幽，我知道我做錯了事，可我是真的愛妳，我保證這輩子再也不會對不起妳，妳原諒我這一次好嗎？」

「要我嫁你不可能，你不必白費力氣，直接告訴我多少錢就成。」若不是看在他

幫她找到青符的分上，她早就一腳踹過去了。

「寒幽——」傅朝旗知道她沒這麼好說服，早已做好長期抗戰的準備，不料卻被一道突如其來的嗓音給壞了計劃。

「朝旗……」一個身材纖細的女子朝兩人走來，雙眸泛著水光，看著傅朝旗。

「玉惇？」傅朝旗詫異的看著眼前這個我見猶憐的女人。「妳怎麼會在這？」

林玉惇咬著下唇，低聲說：「我、我來附近看婦產科。」

傅朝旗對她或許有些心動，可那僅限於肉體，與他對寒幽的感情截然不同，他可以無情的甩了林玉惇，卻無法放開寒幽，或許男人就是賤，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。

可他的想法林玉惇不知道，見他沒有追問的意思，忙接著說：「朝旗，我懷孕了。」一句話讓傅朝旗表情一僵，語氣一冷。「妳懷孕和我有什麼關係？」

林玉惇不可置信的看著他，顫著聲道：「朝、朝旗，你怎麼能這麼說？你明知道我只有一個男……」

「夠了！」傅朝旗緊張的看了寒幽一眼，咬牙道：「林玉惇，別忘了妳當初和我說過什麼？我還有事和寒幽談，妳走吧！」

林玉惇那精緻的小臉瞬間面無血色，沒想到傅朝旗會這麼對她。

的確，她曾對他說過不求和他在一起，只要他能偶爾陪陪她、抱抱她，就算是當他的地下情人她也無悔，可……可她現在懷孕了呀，他怎麼還能這麼對她？

淚水嘩啦啦的落下，她一手摸著肚子，一手拉住了傅朝旗。「朝旗，這是我們的寶寶呀！你不是說你媽一直催你結婚，吵著要抱孫子？我肚子裡就懷著你傅家的骨肉，要是你媽知道了一定會很高興的……」

看著眼前活像灑狗血八點檔的畫面，寒幽翻了個白眼，一點也不想成為主角之一，「你們談吧。傅朝旗，記得告訴我價錢，我會將錢轉帳給你。」

扔下話，她頭也不回的離開，毫不留戀。

傅朝旗急了，甩開林玉惇的手便追了上去。

寒幽的身材算是高挑的，沒幾步就來到路口，正打算過馬路，卻被追來的傅朝旗拉住。

「寒幽妳別走！我會和林玉惇做個了斷，妳不要生氣。」

「放開！」她擰起精緻卻不失英氣的眉。

傅朝旗沒放，而是從口袋裡拿出一只鑽戒，當眾跪了下來。「寒幽，嫁給我吧！妳要是不答應我就不起來。」

寒幽額上滑過一串黑線，看著周遭投射而來的目光，她咬牙抽出自己的手。「傅朝旗，你真是夠無恥了，你想丟臉儘管去，本小姐不奉陪！」

以為這樣就能威脅她？笑死人了！

寒幽用頭要離開，身後卻突然有股推力，狠狠將她推向了馬路，一道尖銳的煞車聲響徹雲霄，她只感覺到身體彷彿四分五裂一般的疼痛，接著便什麼都感覺不到了……

「啊——撞死人了！」

這變故讓傅朝旗騰地跳了起來，不可置信的看向站在馬路旁，面露恨意的林玉惇。她看著傅朝旗，露出一抹甜美的笑，「朝旗，總算沒有人能夠打擾我們了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傅朝旗整個人都僵住了，連拿在手上的鑽戒被林玉惇拿去了都不曉得，甚至忘了去看躺在血泊中的寒幽，自然也沒能看見她一直拿在手上的木盒突地閃過光芒，消失在她無力張開的手中……

第一章 不讓人欺負

她死了嗎？

寒幽感覺自己的身體猶如千斤重，就是想抬根手指頭都十分吃力，她試著睜開雙眼，看看自己傷得多重，耳邊突然傳來一道怯懦卻堅定的嗓音。

「我家閨女不是偷兒。」

「我親眼看見那死丫頭在我們那裡偷偷摸摸，沒多久就發現我家的雞蛋不見了，不是她偷的會是誰？」

寒幽被這大嗓門震得頭痛欲裂，用盡力氣睜開眼，想看看究竟是誰這麼吵，卻沒想到這一睜眼，看見那破舊的屋梁，這幾日的記憶倏地回籠。

她傻了，極快的閉上眼，再睜眼，又閉上眼，再一次睜眼，然而眼前的景象依舊沒變，仍是那幾乎要撐不住屋頂的破梁，讓她心重重一沉，看來不是夢呀……

「我閨女不可能會做這樣的事！」

認清了事實，寒幽頓時感到很悲催，卻還是艱難的轉動頸子，看著那明明怕得要命，卻護在她床前的瘦弱婦人。

「這我可不管，反正妳就是得賠我家雞蛋，我家冬兒天天都得吃雞蛋，自從這死丫頭偷了我家的雞蛋後，我們的雞再也不下蛋，肯定是被她嚇著了，不會生蛋的雞留著有什麼用？一顆雞蛋一文錢，加上一隻母雞的錢，妳得賠我……」那大嗓門的婦人比了三根手根頭，「三百文錢！」

「三、三百文？」瘦弱婦人嚇了一跳，險些跌倒，她家可是連一百文錢都沒有呀！

「少一文都不成！」

「張家嫂子，我、我們沒錢，而且我說了，我閨女沒偷——」

「我管妳有沒有！要是沒錢就把今年的農作抵給我，我吃點虧全收了。東西在哪？我自個拿去。」陳阿惠一臉勉強的說完，轉身便要去找。

瘦弱婦人急了，正想去攔，突然一道黑影飛來，神準地砸到了陳阿惠的臉上。

「妳要是敢動我家的東西，我會讓妳加倍奉還！」

陳阿惠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給砸傻了，半晌才回過神，瞪著那半臥在榻上的姑娘。「死丫頭，竟敢打我？」

「不打妳，難道讓妳侵門踏戶的明搶？」寒幽不過是扔了個東西，已是氣喘吁吁，這個身體的底子實在是太差了

陳阿惠聽見這話，驀地瞪大眼，這還是寒家那怯懦怕人的寒幽嗎？

小姑娘已是十三歲的年紀，卻瘦小得如同十一、二歲的孩童，枯黃的頭髮、蒼白

的膚色，平時總是低垂的雙眼此時卻是炯亮有神，揚著怒火直勾勾的瞪視著她。

「死丫頭！妳偷我家的雞蛋，竟然還敢打我？別以為躺在榻上裝病就沒事！妳給我老實交代，我們那些雞蛋妳藏哪去了？」

寒幽腦袋瓜本就疼著，不僅是因為後腦的傷口，還因不斷浮現在腦中的記憶片段，加上陳阿惠的大嗓門，整個腦袋都像快爆開一般，令她柳眉緊擰。

強撐著不適，她掀起唇角，「妳說我偷妳家的蛋？我那日不過是路過妳家後院罷了，那條路可不止我走，還有劉家的珠子姊、林家的桃孀子和李家大叔，這麼多人都從那條路走過，妳偏偏賴上我，是不是看我好欺侮？」

陳阿惠眼睛瞪得更大了，眼前的小姑娘真的是寒家那只要聲音稍微大了點，便縮得不見人影的寒幽？

看著眼前目光炯炯，說得頭頭是道的寒幽，陳阿惠頓時有些羞惱，因為她確實是看寒家好欺侮才會找上門。

心裡那點小心思被人給戳破，讓她更加憤怒，「那日就妳走在最後頭，還偷偷摸摸的，抱著肚子不知道藏了什麼怕人發現，我一看就知道是藏了我家的雞蛋，否則怎麼會見了我出來就急忙跑了？」

這話讓寒幽心裡冷笑，那日原主到山邊去摘野菜，還撿了幾個掉落的野果，至於為何要躲躲藏藏？自然是因為每次從陳阿惠家門經過，總會被她喚住，原主那日摘的東西就會被她以各式各樣的理由搶去一半。

說穿了，這陳阿惠就是個土匪，專搶像原主這種軟性子的東西，這次更離譜，竟然做賊的喊抓賊，直接上門栽贓來著。

因為這情況，原主寧可繞著遠路走，也不會從陳阿惠家路過，至於那日為何會出現在陳阿惠家……

寒幽下意識要摸向後腦的傷口，想到原主竟然混得這麼慘，讓她頭更痛了。

「證據呢？口說無憑，妳說看見了就是看見了？那我也能說我家剛收割的大米被妳給搶了，妳方才不正打算去我家灶房？我可是親眼看見的呢！妳倒是交出來，要是交不出，我等等也帶著找娘上妳家搜去。」

陳阿惠真真沒料到這死丫頭摔破了頭後竟像變了個人似的，一句來一句去的，頂得她連話都忘了該怎麼回。

好半晌，她才氣極敗壞地指著面前的婦人，大罵。「蕭雙雙，這就是妳生的好女兒！妳等著，我不會這麼算了！」

陳阿惠嘴上討不了好，便打算回去找人來助陣，氣沖沖的轉身離去。

直到陳阿惠走了，蕭雙雙這才驚喜的看向寒幽，淚水滑落臉頰。「阿幽，妳總算是醒了，妳可知娘擔心壞了……」

「娘，我沒事，妳別哭了。」寒幽看著眼前哭個不停，眼底滿是關心的瘦弱婦人，心微微一軟，在開口喚那一聲娘時也就沒那麼排斥。

她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人，兩歲的時候父母便死於空難，她是由爺爺一手養大的。爺爺一心一意想找到寒家失傳已久的傳家寶，加上兒子、兒媳的離世，讓他將全副的心血都放在她身上，從小便讓她學習各式各樣的專業能力，武術、書法、語

言、經商，甚至是開鎖……她什麼都得學。

她為此鬧過、哭過，可爺爺從不心軟，僅嚴厲的說一句，「只有學會了所有妳該學的，才有資格成為青符的繼承人，到時候便能找回我們寒家的傳家寶。」

她那時還小，只知道不學便沒飯吃，只能咬著牙學習，二十幾年來，她未曾從爺爺身上得到一絲絲的溫暖，所以爺爺過世時她沒掉過一滴淚，有的只是如釋重負。爺爺雖然過世，但她仍背負著找尋青符的重任，那是寒家世世代代一直在找尋的東西，據說青符有靈，會自己挑選主人，在認定之人未出現前，它不會出世，寒幽也沒想到青符最後竟會挑中了她，更沒想到連筆桿子都還沒摸到就死了。

她本以為自己到了陰曹地府，誰知一睜眼卻發現自己沒死，而是穿越了……

這結果讓她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，無端被林玉惇那表裡不一的女人害死，穿來了這不知名的時代，附在一個年僅十三歲的小女孩身上，好不容易得來的青符也不見了。

若要說這荒謬的一切有什麼值得高興的，或許就是她又有父母了。

她腦中有著原主的記憶，知道寒遠與蕭雙雙這對夫妻有多疼愛他們的獨生女，從來沒有重男輕女的想法，反而對原主疼愛有加，甚至給原主取了個好聽的名字，寒幽。

沒錯，原主也叫寒幽，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小確幸了，至少她不必改名。

寒家十分清貧，僅靠著幾畝田地過活，家裡就寒遠一個勞力，蕭雙雙和寒幽因為長期營養不良，身材瘦弱，僅能做做家務或者是去山邊摘些野菜、野果度日。事實上，田地的收成是夠他們一家三口過活的，將那些糧食拿到鎮上變賣，至少也能換些肉回來補補身子，壞就壞在寒遠夫妻倆太過老實。

這芙蓉村的村民大多是好的，偏偏寒家左鄰右舍都是貪的，知道夫妻倆老實巴交的個性，三不五時便來借糧，卻是從未還過。

寒遠和蕭雙雙總想著遠親不如近鄰，人家開口就借，沒還也都忍了，一次次下來把那些人的胃口給養大了，有時他們自個兒都沒飯吃了，可這些所謂的近鄰壓根不顧他們一家的死活，只想著從他們家挖糧，就怕自己晚了一步會被其他人挖走。從方才陳阿惠的行為就能看出，這些人明擺著就是要搶糧，可蕭雙雙卻是不敢阻攔，若不是她及時醒來，家裡的糧又得少大半。

即便她說沒事，蕭雙雙仍是哭個不停，忙問：「阿幽，妳怎麼會摔破頭？」

說起這事，寒幽目光一冷，正要開口，外頭便傳來一陣喧鬧。

「村長，你一定要替我作主，把我家的雞蛋要回來！」

寒家很小，除了灶房外一共就兩間房，寒幽的房間正好面向廳堂，母女倆聽到聲音向外一看，陳阿惠去而復返，且身後還跟著幾個人，其中一名老者正是芙蓉村的村長。

寒幽看見這陣仗，低聲對蕭雙雙說：「娘，爹何時回來？」

若她還是之前的寒幽，這幾個人她肯定是不怕的，慘就慘在這身子不是她的，年紀小不說，還虛弱得風一吹就倒，最重要的是她腦袋瓜破了個洞，能撐到現在已是不得了，要靠蕭雙雙一個人應付這些人根本不可能。

「妳爹他也該……」蕭雙雙正要說這時間寒遠也該回來吃午膳了，就聽見一道詫異的聲音。

「這……家裡怎麼這麼多人？」寒遠一頭霧水的看著家門外的人。

芙蓉村就這麼點大，發生一點小事不到半個時辰便能傳遍全村，寒遠回來時，屋外早已擠滿看戲的村民，讓他費了一陣力氣才擠進家門。

「村長，您老怎麼也來了？是不是我家阿幽出事了？」

這念頭一起，寒遠忙跑進屋裡，直到看見她們母女倆都好好的，昏迷不醒的閨女甚至醒了，一顆心這才落下，欣喜的直喊。「阿幽，妳醒了？」

「爹。」寒幽扯出一抹笑，娘都喊了，喚聲爹也沒什麼困難。

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……」寒遠猛點頭，眼泛著水光。

「寒遠，你回來得正好，大強家的說你閨女偷了她家的雞蛋，這事可是真的？」村長年約七旬，在這時代算是長壽的了，且他處事公正，在村裡有著極高的聲望。寒遠一聽，才剛落下的心再次提了起來，連忙否認。「村長，我家阿幽不可能做這樣的事，張嫂子一定是誤會……」

「我呸！」陳阿惠啐了一聲，扞著腰便把方才找上門的話又說了一次。「……這死丫頭要是沒偷蛋，為什麼跑到我家後院去？我家佩佩親眼看見她鬼鬼崇崇從我家後院跑走，之後我家的雞蛋就全沒了，不是她偷的會是誰？」

佩佩……聽到這名字，寒幽的臉色更沉。

陳阿惠是鄰村人，嫁給了村裡的張大強，生了兩個孩子張冬國和張佩佩，張佩佩和原主同年，張家是標準的重男輕女，張佩佩不僅要下地，回到家還得包辦家裡的家務，每天都要忙到天黑才能休息，時常連飯都沒能吃上一口，原主覺得她可憐，常偷偷把摘來的野果分她一點，卻沒想到這張佩佩就是隻白眼狼。

「我……」寒遠還要說話。

寒幽冷冷的看向畏縮在陳阿惠身後的小姑娘，問：「張佩佩，是妳說妳親眼看見我偷了妳家雞蛋的？」

對上寒幽那雙深不見底的黑眸，張佩佩的臉色有些白，下意識便要往後縮，卻被陳阿惠一把擰了出來。

「妳躲什麼躲？快把妳看見的說給村長聽！」

張佩佩害怕寒幽與以往不同的眼神，可更害怕她娘，只能顫著聲說：「那、那天我正要去後院收雞蛋，看、看見了寒、寒幽站在我們家院子外，我……我叫了她幾聲，她沒應我，轉頭就跑了，我一開、一開始也沒多想，就想要去收雞蛋，可、可我走到雞舍一看，蛋、蛋都沒了……」

她話才說完，陳阿惠便叫嚷起來，「聽見沒有，要是她沒偷蛋，我家的蛋難不成還會自個兒不見？」

村長聽完張佩佩的描述，擰起了花白的眉，問向寒幽，「幽丫頭，妳怎麼會跑張家後院去了？」

芙蓉村就這麼大，左右不過三十多戶人家，村裡的人什麼個性，村長心裡有數，要說寒幽偷蛋他是不信的，可張佩佩的說詞對她又極為不利。

寒幽聽見張佩佩滿口胡話，氣得胸口發悶，好在村長沒聽信張佩佩單方面的指控，而是反問她為何會去張家後院，給了她為自己辯護的機會。

有這麼一個公正的村長，讓她心安不少，臉色也好了許多。

「村長爺爺，麻煩您跑這一趟，辛苦了。」寒幽沒有立刻回答，而是先向村長問好。

這禮貌性的話卻讓村長有些詫異，他記得寒家的小丫頭十分怕生，就是見了他也只是點頭當作問好，從未像現在這樣開口跟他說話，雖不知寒幽為何有這樣的轉變，但他一向喜歡有禮貌的孩子。

「這是村長爺爺該做的，幽丫頭，妳別怕，告訴村長爺爺，妳怎麼會跑去張家後院的？」

「是呀！阿幽，爹娘相信妳不會做出那樣的事。」寒遠夫妻眼巴巴的看著她。

「什麼叫不會做出那樣的事？我家佩佩都看見了，你們還想賴？」陳阿惠還在那罵罵咧咧的，直到被村長瞪了一眼才消停。

若是換成原主，被這麼多人注視著早已嚇得說不出話了，可她現在是個性堅毅強韌的寒幽，所以對張佩佩哀求的眼神視而不見。

「我是去找張佩佩的。」寒幽一雙黑眸直直的看向張佩佩，「我時常會去落夕山摘野菜和野果，以往若是有多摘，我便會拿一點去給她，因為她常向我抱怨她沒吃飽，我同情她，所以只要有多摘都會撥一份給她，那日也是如此。我撿了幾顆新鮮的梨子，想著給她送去，誰知到了她家後院，正要把梨子放下時，卻看見她神色慌張的從雞舍跑出來，懷裡還抱著個小布包，若是我沒看錯，那裡頭正是雞蛋，只不過是碎了的雞蛋。」

張佩佩聽見這話，臉色一陣蒼白，連忙否認，「妳、妳少胡說！根本就沒有雞蛋，是妳偷的，就是妳！」

陳阿惠本有些狐疑，聽見自家闺女這一喊，又瞪向了寒幽。「分明就是妳偷了我家的蛋，現在還想栽贓給我們佩佩？村長你看看，這才多大年紀，不僅偷東西還說謊，這種人就該給她一頓教訓，她才會記住！」

「張家嫂子，我家阿幽沒有偷東西，更不會說謊！」寒遠雖然老實，卻是極疼寒幽，更是無條件的相信自家闺女。

蕭雙雙雖然沒說話，卻也堅定的站在自家相公身邊，以行動護著自家女兒。

寒幽看著兩人的維護，心頭一暖，輕飄飄的問：「張嬸子，妳家張冬國是不是還鬧著說他的石劍不見了？」

陳阿惠一愣。「妳怎麼知道我兒子的石劍不見了？」

那石劍是她家大強在路上撿來的，他瞧著那形狀就像是一把劍，便把稜稜角角的地方磨一磨後給了小兒子，冬兒開心的不得了，天天拿著石劍玩耍，可就在前幾日，那把石劍突然不見了，冬兒又哭又鬧了好一陣子，怎麼也哄不好。

想到這，陳阿惠臉色一變。「妳這不要臉的東西，連小孩的玩具都偷，真是不要臉！」

寒幽沒理她，而是看著張佩佩問：「張佩佩，我對妳很差嗎？」

張佩佩渾身已是抖個不停，要不是她娘還拉著她，她早就轉頭跑了。

寒幽也沒指望她會說實話，原主應該也沒想到她把張佩佩當成好友，掏心掏肺的對她好，卻換來這個結果。

後腦杓的疼痛讓寒幽很是難受，於是極快的把那日的事情說了一遍，好讓耳根子能清靜些。「雞蛋是張佩佩壓破的，那日張冬國拿著石劍追著她打鬧，她被打得受不了，這才躲到雞舍去，卻不小心壓破了那一窩雞蛋，她害怕被她娘發現，正巧我拿了果子來找她，她便求我認下這筆爛帳。」

「我年紀雖小，可爹娘的教誨我可沒忘，做人得誠實，所以我勸她實話實說，張嬌子畢竟是她娘，定不會怪她的，張佩佩卻不敢，仍是苦苦哀求我，說要是被她娘知道肯定會把她打死的，可要是壓壞雞蛋的人是我，她娘頂多上門向討些銀子而已。」

「當時我聽見這話便十分生氣，這芙蓉村裡誰不知道我爹娘是老實人？左鄰右舍三不五時便上門要借糧，而且從、來、沒、還、過！這一年年下來，我們哪裡有錢？別說是錢了，就是肚子都填不飽，要不我需要去摘野菜、野果嗎？我們家才三個人，怎麼著也餓不了，可你們看看我和我娘是什麼樣子？」

她指了指自個兒和蕭雙雙瘦弱得如同一陣風兒就能吹走的身子。

蕭雙雙早在她開始說話時便默默流淚，再聽見閨女後面的話，眼淚掉得更兇了。

「阿幽，是爹對不住妳們……」寒遠也是一臉心疼，都怪他沒能耐，還不會說話，這才讓她們娘倆過苦日子。

「爹，這事不怪你。」既然已佔了這身子，寒幽自然不肯再過之前那任人欺壓的日子，今兒個村長的到來正好是個機會。

以她的能耐，要是還和之前一樣過得苦哈哈，那她寒幽的名字就倒過來寫！

村長聽見這話，再看向寒幽母女那嶺黃的臉色，也想起了之前聽說過寒家米糧好借的傳言，那時他也只是聽聽，畢竟這村裡都是莊稼人家，那些莊稼可是用來養活一家子的，有誰會這麼傻將自己的命借人？

不想今兒個一聽，還真有這種傻子……再看向寒幽，村長眼底又軟了一分。

寒幽見村長的眼神有了變化，這才又繼續說下去。「張佩佩見我不肯答應，拿了幾顆破蛋直接就要往我身上塞，我嚇了一跳想要躲，誰知道她力氣大得很，我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掙開她，轉頭就跑，她還不死心，竟拿起張冬國的石劍發狠似的往我頭上一砸……」

說到這，寒幽感到後腦的傷口益發痛了。

蕭雙雙倒抽了口氣，不敢置信的問：「阿、阿幽，妳說什麼？妳不是說那傷是妳不小心摔的？」

寒幽目光如刃，凌厲的瞪了張佩佩一眼，險些將她嚇得癱軟倒在地。

她斂下眼，哽咽地說：「娘，妳知道我一直將張佩佩當玩伴，她做出這樣的事我自然傷心，又怕這事讓你們知曉了你們擔心不說，還可能會找張佩佩討公道，她在她家也是不容易，我想著傷口也不大，就想說算了，誰知……」

誰知傷口竟發了炎，連著幾日高燒不退，加上長期營養不良，虛弱的很，原主就

這麼死了。

「阿幽……」蕭雙雙心疼的抱著寒幽，女兒像她，她如何不知女兒的心地有多善良？

寒幽被擁入懷中，感覺到溫暖，嗅著那母親的味道，本來佯裝出的哽咽有了幾分真實。「我本不想說出來的，但我沒想到張佩佩竟然這般陷害我，若我不說出實情，我家好不容易存的大米是不是又得被張孀子搶走了？這大米可是連我爹娘都捨不得吃，就等著這次集市拿去賣錢給我抓藥吃的。

「這幾日我一直覺得傷口很疼，身子燙得不行，我之前聽顏大夫說過，傷口要是發了熱，說不準人就沒了，我這幾日真的是又疼又熱，好幾次都夢到牛頭馬面要來拘我，要是真讓張孀子把米搶去，那我……那我……」

蕭雙雙聽見這話又哭了起來，寒遠也是忍不住紅了眼眶。

他們夫妻老實，心腸又軟，時常想著別人有困難，自己勒著褲腰帶少吃點就是了，能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也是好事一件，卻沒想到那些人竟利用他們的善心，叫孩子來家裡哭討，這是抓準了他們心軟才會這般無恥，甚至還直接欺上門來，今日要不是寒幽把實情說出來，他們的女兒說不定真會死了！

村長一千人全都傻了，尤其是陳阿惠，她的臉色異常難看，回頭看向張佩佩，發現她臉色白得像紙一般，哪裡還猜不到真相？

但要她認下這事絕不可能，雞蛋沒討到，說不準還得賠錢給寒幽這死丫頭，說什麼她也不會肯。

她狠狠的瞪了張佩佩一眼，才又大聲喊著，「村長，你可別聽這死丫頭胡說八道，我們佩佩怎麼可能會做這樣的事？分明是寒幽偷了雞蛋想逃的時候自己摔破了頭，現在竟然還想賴到我家佩佩身上，你可千萬不能信呀！」

得，雙方各說各話，讓村長不禁頭疼起來，他心中倒是偏向寒幽這邊，先不說寒幽不像陳阿惠那般蠻橫，也不似張佩佩那樣畏首畏尾，就說她那雙眼珠，黑白分明、清亮見底，再看她的態度，打他進門便一直坦蕩的直視著他，有著這麼一雙明亮眼神的孩子絕不可能說謊。

偏偏這事麻煩就麻煩在現場只有寒幽和張佩佩兩個人，雙方各執一詞，讓他怎麼評判？

彷彿是看出他的難處，寒幽清亮的嗓音再次響起，「村長爺爺，想知道是誰說謊其實很簡單。」

這話一出，除了陳阿惠母女，眾人都看向那似乎有些不一樣了的小姑娘。

在眾人的期盼下，寒幽輕掀滿是乾皮的雙唇，道：「張佩佩是用石劍砸我，那石劍上頭肯定還殘留著血，那日她壓壞了雞蛋後抱著破掉的蛋跑來找我，我那時站的地方肯定也有落下的碎蛋殼和蛋液，後來我被砸，忍著痛回家，血跡沿路落下，這幾日並未下雨，那些痕跡應當還在。

「至於那把石劍，我要是沒猜錯，張佩佩應該不敢把它扔掉，因為那日張冬國是追著她打的時候把石劍落下的，這幾日定是哭鬧不休要她找回來，所以她不敢扔。而已經乾掉的血跡不好清洗，她那日見我受傷十分慌張，張孀子又正好回來，

應該還沒空清理，而是藏了起來，至於藏在哪兒，以我對她的了解，應該就在雞舍裡。」

這時代重男輕女，張家更是嚴重，陳阿惠因為頭胎生的是女孩，有段時間被婆婆虐待，直到生下張冬國日子才好轉，卻也因此記恨上了張佩佩，一直罵她是賠錢貨，成日對她又打又罵，家裡的髒活一向都是張佩佩包辦，雞舍自然也是，張佩佩便是認準了沒人會去雞舍，這才會將石劍藏在那裡。

寒幽說完，張佩佩已經軟了腿，再也支撐不住的跌坐在地，看她那模樣，眾人哪還有不明白的？

村長也是眯起眼看了她一眼，這才道：「幽丫頭身上還有傷，寒遠你就和我們跑一趟，看看是不是如此。」

「村長！」陳阿惠狠狠的瞪了女兒一眼，急道：「你怎麼能聽信一個丫頭片子的話？」

寒幽冷笑，「張嬸子妳這話說的可不對，張佩佩難道比我大？」

張佩佩的話能聽，她寒幽的話便不能聽？

村長自然不會理會陳阿惠，此時的他已經信了寒幽的話，吩咐她好好養傷後，便和一群吃瓜群眾往張家走去。

陳阿惠見狀，只得擰著張佩佩跟上，臨走前還轉頭惡狠狠的瞪了寒幽母女一眼。寒幽毫不畏懼的迎上她的眼神，大有一種「不怕死妳就來」的意味，殊不知她那挑釁的模樣正巧被屋外樹上的兩人看個正著。

「這小姑娘可真有趣，老大，這就是你的小未婚妻？」一個身穿陳舊布衣的男子笑嘻嘻的看著屋內的寒幽。

莫青夜冷瞪了他一眼。「夜虎，你什麼時候同娘們一樣長舌了？」

被當成娘們的夜虎一點也不在意，反而朝他擠眉弄眼，「老大，你回石寨溝都快五年了，老將軍的遺言你忘了，我可沒忘。再說，你要再不定下來，恐怕這次回京又要被蘭郡主給纏上了，要我說也甭挑了，這丫頭樣貌不提，脾氣肯定好過蘭郡主，老大，要不咱們趕緊把親事定下？」

莫青夜的回答是抬起腳，一腳將他踹下樹去。「滾！」

夜虎早在他一腳掃來前翻下了樹，嘻皮笑臉，「成，我滾，老大你可別挑太久，要不老將軍晚上又得來夢裡罵我了。」

莫青夜沒理會他，而是將視線轉向那屋內的小姑娘，「倒是挺聰明的……」

在這鄉下地方，如此聰慧，說起話來還如此條理分明的孩子很是少見，最讓他好奇的是那一雙深幽的雙眸，沉穩的不似一個孩子。

夜虎說的對，他的親事若再不定下，這次回京恐怕真得娶梁歌牧那驕縱的女人，訂親確實是個權宜之計……

又看了那小姑娘蠟黃的小臉一眼，莫青夜這才施展輕功離開。

偷蛋之事，隨著村長一行人到張家找出那把沾血的石劍而真相大白，張佩佩頂不

住眾人質疑的目光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，陳阿惠見狀鐵青著臉，拉著她甩門進屋。

本以為這事就這麼揭過了，誰知沒過幾日，寒幽帶著村長上了門。

來做啥？自然是討錢來著。

傷了她不說，還反咬她一口，這口氣寒幽怎麼可能吞得下，陳阿惠當初獅子大開口向他們討要三百文錢，她也曾說過會讓他們加倍奉還，她現在就來履行承諾了。陳阿惠氣得差點吐血，偏偏這事是他們家理虧，加上寒幽的傷確實嚴重，顏大夫在寒幽昏迷不醒時就曾要寒幽做好心理準備，要不寒幽那日在看見一大群人出現在他家，怎會這般緊張？

若讓寒幽來說，六百文錢真是便宜了張家，要知道真正的寒家女兒已經真死了，六百文錢如何能換回一條人命？

總之，這件事在陳阿惠咬牙拿出六百文錢後終於正式落幕了。

「娘，我真沒事，妳別擔心。」寒幽無奈的看著擋在她身前的蕭雙雙。

「顏大夫說了，妳得多休息，少說一個月不能走動。」蕭雙雙很堅持。

蕭雙雙其實生得很好看，瓜子臉配上精緻的五官，一雙眼又圓又潤，一點也不像農村的姑娘，這樣貌就是和大家閨秀相比也不會差。可惜生活條件差，生生折損了她的美貌，讓不過三十歲的她看起來像是四十多歲的婦人。

「一個月？那我豈不悶死！」寒幽抗議。

「阿幽……」看著眼前鼓著雙頰的閨女，蕭雙雙眼底有著擔憂，更多的卻是迷茫。

「妳真的沒事嗎？娘總覺得……妳自從受了傷後，似乎變得不太一樣了。」

看著她擔憂的神情，寒幽抿了抿唇，反問：「娘，妳覺得我該是什麼樣子？妳是不是覺得，我就該是之前那個就算被人打破了頭也不敢聲張的阿幽？」

蕭雙雙嚇了一跳，連忙搖手。「不是，娘不是這個意思，娘只是擔心妳的身子……」她怎麼可能捨得自己的女兒被欺侮卻不敢說？她只是覺得她的閨女長相雖然一樣，氣質個性卻像變了個人似的。

她的閨女自小就不愛說話，也很怕生，只要有外人上門，她定會躲在他們身後，吭都不吭一聲，就是對著他們，一整日也說不上幾句話，那日她受了傷回來，他們夫妻倆怎麼問都問不出原因，當夜她便發了熱，昏了整整兩日。

想起那日女兒醒來，說話條理分明、字字清晰，蕭雙雙到現在都覺得玄乎，那還是她整日說不到十句話，見到人就躲到她身後的閨女嗎？

她事後回想，那是愈想愈疑惑，可她還未回神，她的閨女竟又拉著他們夫妻倆和村長上張家討賠償去了，而且、而且還討回來了！

這事兒讓兩人震驚的久久沒法子闔上嘴，兩人忍了幾日，私下商量過後，決定讓蕭雙雙出面問。

他們倒不是信了陳阿惠那日給了錢後，大喊著阿幽被髒東西附身的話，而是怕她是不是傷了腦袋才會變成這樣。

寒幽看著蕭雙雙眼底真心實意的擔憂，心裡一暖。

那日陳阿惠的嗓門可不小，這時代最忌諱的便是神鬼之說，她一開始也想著是不

是該低調些，畢竟她性子和原主差了可不是一點半點，突然有這麼大的轉變，怎麼可能不引起他人的懷疑。

可她就不是個能吃虧的主兒，張家母女都欺上家門了，她要是一聲都不吭，豈不和原主一樣受人欺負？

所以她大膽的率性而為，也早有準備會受到詢問，只是她沒想到寒遠和蕭雙雙壓根不在意外頭的傳言，只擔心她的身體。

她或許該感謝老天，不僅沒收了她的命，還給了她一對實心眼的父母。

伸手握住了蕭雙雙那有些枯瘦的手，寒幽柔聲道：「娘，我不想再當之前的阿幽了。」

「啊？」蕭雙雙更加茫然，怔怔的看著閨女黑亮的眸子。

「我也不想你們再和以往一樣，那般老實不計較。」寒遠和蕭雙雙這性格，若是放在現代來說就是典型的包子，任人搓圓捏扁都不還手，只會默默吞下。

之前如何她管不了，現在卻是不能，雖然相處不到幾日，但他們對她的愛護與關懷卻是不假，即便知道她與之前的性格差異甚大，對她卻是更加呵護，那六百文錢一分不少的全用在她身上，這讓上輩子缺乏父愛母愛的她感動不已，下定決心要讓一家人過好日子。

「娘，我也不瞞妳，這一次女兒真的差點死了。」事實上是真死了。

蕭雙雙在她昏迷不醒時，不眠不休的照顧著她，想到她愈來愈慘白的臉色與漸漸失去溫度的身子，當時的無助與恐懼感再次襲來，淚水一下子就掉了下來，「阿幽，妳這是要心疼死娘呀……」

她恨自己沒有用，連女兒都保護不了。

寒幽抿了抿唇，才又道：「娘，這其實不是第一次了，說句難聽話，咱們左鄰右舍那胃口是被咱們養大的，那些叔叔嬸子時常上我們家討糧，討得到還好，若是討不到，當著你們的面頂多嘲諷幾句，背地裡卻是拿女兒出氣。」

她實在想不通原主一家怎麼能過得這般窩囊，要維繫感情也不必這般聖母，結果討不了好不說，他們要是拿不出來，那些人就在背地裡用惡毒的話咒罵他們。

寒遠夫妻自然也知道，卻想著大家都是街坊鄰居，忍忍就算了，可大人是孩子的榜樣，鄰居們這般辱罵，他們的孩子自然也是有樣學樣，不僅如此，甚至還會排擠、嘲笑原主，聯合起來欺侮她。

年幼的原主不懂事，還會向父母告狀，可夫妻倆以為那只是孩子之間的打鬧，怕她沒有同齡的玩伴，總是叫她忍忍，原主這麼一忍再忍，到後來便愈來愈沉默，既然說了也沒用，那又何必說呢。

原主被扔石頭已經不是第一次，被人罵說她父母沒用，種不了糧，害他們餓肚子也不是頭一回，而那些所謂的孩子會讓家裡的大狗咬她，會搶她摘的野菜、果子，會扯她的髮辮、朝她扔狗屎，甚至會設陷阱將她引誘過去，就為了看她出糗……

這一切，原主都不曾說過，只是每日乾乾淨淨的出門，渾身髒汙的回來。

但她不願再悶不吭聲。

蕭雙雙聽完原主遭遇的一切，不可置信的捂著嘴，她從沒想到自己的寶貝閨女竟

是這樣被人惡意欺凌。

「阿幽，妳說的可是真的？」躲在門外偷聽的寒遠再也忍不住現身，雙眼發紅。他本想著他一個大男人，不曉得怎麼和閨女開口，這才讓妻子和閨女談心，誰知這一談竟讓他們心痛無比。

「爹、娘，經過張佩佩的事，你們還覺得這只是小孩子的打鬧嗎？」她不想傷兩人的心，但要是把事情攤開來說清楚，這兩人不會明白事情的嚴重性。

寒遠不語，蕭雙雙早已心疼得痛哭，「阿幽，是娘對不住妳……」

寒幽深吸了口氣，對著兩人又道：「爹、娘，女兒可以沒有玩伴，也不稀罕那些叔叔嬸子的幫襯，這麼多年了，他們何時幫助過咱們家？就是前年我們要砌牆，他們都不願幫，還要給銀子才勉為其難的應了。他們一個個上門哭窮，今兒這個要油，明兒那個要大米，一個個將咱們家當糧行油行，拿了便走，從未還過，一點也不害臊，甚至還端著架子……爹，女兒就問一句，這樣的街坊鄰居真能幫到我們什麼嗎？」

寒遠更加沉默，過了半晌，才動了動唇。「阿幽，爹、爹……」

他也不知道能說啥，聽到女兒這些年的遭遇，他的胸口一抽一抽地疼著，根本沒法子靜下心思考。

寒幽也不需要他的回應，繼續說：「這樣的日子女兒不願再過，今日是被打破了頭險些沒命，下一次會不會真的連命都沒了？所以女兒決心要改變，如今我已不是之前任人打罵也不還手的寒幽，只要誰辱我，我便反擊回去，誰敢打我，我便加倍還給他，我要讓他們知道，我們寒家不會再和從前一樣任人欺凌！」

她的決心沒讓寒家夫妻感動，而是傻了，好半晌才找回自己的聲音。

「阿幽，這樣、這樣不好吧……」

他們都是老實人，聽完她的話雖是心疼也能認同，卻沒法接受她的做法，只想著頂多以後多護著自家閨女罷了。

寒幽自然也不指望當包子數年的爹娘能夠在一夕間轉變，只認真道：「爹、娘，女兒同你們說這些只是想你們放心，女兒沒變，永遠是你們的阿幽，以後有我護著你們，絕不會再讓人欺上門。」

夫妻倆張大了嘴，看著眼前瘦弱的女兒，好半晌說不出話來，他們的女兒真的不一樣了呢……

寒幽說了大話，事實上，現在的她也不過是嘴上厲害而已。

「好痛！」狼狽的從地上爬起，她那蠟黃的小臉浮現一抹奔跑後的紅潮。

「追不到、追不到！跌了狗吃屎，跌了狗吃屎！哈哈——」幾名男孩跑在前頭，有的朝她做著鬼臉，有的拍著自己的屁股，毫不留情的嘲笑她。

寒幽沒理他們，任憑他們嘲笑，也沒再追過去，而是一邊撿著沒被搶走的果子，一邊咬牙道：「要不是這身子太虛弱，以為輪得到你們這些屁孩得意？」

她這算不算虎落平陽被犬欺？明明有一身好功夫，卻攤上個風一吹就倒、跑兩下

就喘的身子，就是有再好的武技也無用武之地。

最重要的是，她覺得對付這些屁孩根本不需要技巧，幾個拳頭就能解決，偏偏她就是想動拳頭都沒法子，光是跑就跑不贏了。

寒幽又羞又怒，悶悶不樂的回家。

蕭雙雙見她一臉頹喪，又看了眼她懷中所剩無幾的果子，便猜到她今兒個又被欺侮了。「阿幽，妳傷剛好，不必日日去摘果子，娘就是不吃果子也沒關係的。」家裡沒銀子，自然不可能去鎮上買那些賣相好的鮮果，可她又愛吃水果，寒幽孝順，明知道去摘果子會被村裡的孩子欺侮，仍是天天出門去摘，山腳的果子早被村裡的孩子摘完了，她便往山裡頭去。

山裡危險，傳言裡頭有吃人的老虎，很多大人不讓孩子去，於是他們便盯著寒幽，趁她不注意偷走她好不容易摘來的果子。

「娘說這是什麼話。」寒幽將剩下的果子放在桌上。「只要妳想吃，再遠我也給妳摘，妳放心，再過一陣子，那群屁孩就是想偷都偷不到！」

寒家家境差，沒有多餘的銀子買肉，但她正在長身子，沒吃肉怎麼會有力氣？這也是為什麼她來到這時代這麼久，力氣卻始終達不到現代十分之一的關係，甚至比她想像中的還要差。

不成，她得想想法子才行，要不再這樣下去，她遲早變成之前那個任人宰割的原主。

「可是……」蕭雙雙心疼的看著她。

以往不曉得女兒被欺侮，現在她都知道了，怎麼還捨得讓她受委屈？

蕭雙雙早將女兒一個月前豪氣的宣言忘了，加上怯懦的個性使然，她只想著讓寒幽少出門，甚至不出門，這麼一來便不會受到欺侮，卻沒想過該怎麼解決這些事。這也是寒幽無奈之處，她只是個小姑娘，若是有著前世的體力和體質，那麼由她護著爹娘根本無壓力，加上她的生意頭腦，想在這時代闖出一片天更是易如反掌，偏偏她腦子再好使也比不過一具健康的身子。

她每日想早起鍛鍊體力都沒辦法，有一點動作便頭暈到不行，甚至連小跑步都能喘到像是要斷氣，這樣的身體要如何讓他們一家三口過上好日子？

這情況讓她很著急，好在今日鎮上有集市，爹答應她會買些肉回來，她可是盼了好久……

「弟妹！二弟今兒個帶了什麼回來？」

這女聲有些尖銳，遠遠地便傳了進來，寒幽感覺到蕭雙雙的身子瞬間緊繃了起來，這變化讓她雙眸微眯，看向那正踏入他們家門的兩人。

宋茵帶著女兒寒喜兒施施然的進門，看見空空如也的飯桌，臉色倏地一沉。「怎麼沒東西？我早上不是說過今晚會過來吃飯嗎？」

蕭雙雙忙站起身，「我這就去煮！」

寒幽拉住了她，「娘，咱們家的米不是都讓爹帶去集市了？」

寒家的農地是良田，寒遠又是種田的好手，種植出的稻米粒粒金黃飽滿，除了一部分自個兒吃之外，其餘的大米都是拿去賣的。

今日是鎮上集市的日子，寒遠一早便帶了自家栽種的蔬菜大米去了鎮上，若是生意不錯，就會帶兩個肉包子回來，再不濟也會換些麵粉和雞蛋晚上烙雞蛋餅吃，總之一個月一次的集市，可以說是寒家難得的開葷日。

很顯然，宋茵正是衝著那些來的。

宋茵當然不是真過來吃飯的，四處張望了下，發現沒看到寒遠，這才鬆開眉頭，「二弟還沒回來嗎？今日怎麼會這麼晚？」

「娘，走了這麼遠的路，我餓了！」寒喜兒揉著腳抱怨著。

「妳再忍一忍，等等就有肉包子吃了。」宋茵拍了拍她的手安撫。

「不能讓叔叔拿到我們家嗎？咱們家明明離村口近，叔叔總要從村口經過，讓他拿來不就成了？每次都得跑這一趟，累死我了。」

要不是每回來都有肉包子吃，她才不肯來呢！

宋茵那細小的雙眼一亮，讚了聲，「我們家喜兒真聰明，娘怎麼沒想到呢？弟妹，喜兒的話妳可聽見了，下回就讓二弟把東西拿到我們家去，反正順道。」

蕭雙雙聽見這話，臉色極差，看了看女兒的臉色，最終還是咬牙道：「大嫂，那些東西是遠哥買來要給阿幽吃的……」

宋茵也不是頭一次找上門了，每每都會分去寒遠特地帶回來的好東西，能留下一半給他們就算是好的了。

若是以前，蕭雙雙或許不敢違背，但自家閨女這才剛痊癒沒多久，正缺葷食補身子，她哪裡捨得分人，這才攢足了勇氣反駁。

「妳說這是什麼話？」宋茵的臉又拉了下來，指著寒幽的鼻頭便是一陣罵。「這丫頭躺了十天半個月，浪費米糧也就算了，現在還想給她補身子？不是我要說，妳這麼多年就生了一個賠錢貨，還疼得跟什麼似的，農務、家務都不讓做，妳說咱們莊稼人家哪有這麼好命的？就是我家喜兒都知道要幫忙。」

「弟妹，我知道妳生不出兒子，但也不必把個丫頭當寶貝似的捧著，賠錢貨就是賠錢貨，早晚得嫁出門，到時候誰給你們送終？還不是得讓我家阿財、阿良替你們辦後事，那些東西自然得讓我家阿財和阿良吃，就這麼說定了，等會兒二弟回來，讓他把今日買的東西送來我家。」

宋茵說完，便拉著寒喜兒要走，讓蕭雙雙連反駁的機會都沒有。

第二章 發現新空間

看著走遠的宋茵母女，蕭雙雙的眼淚便落了下來，她真沒用，竟然連這點吃食都護不了……

「娘，妳哭什麼？」寒幽打從宋茵進門便低垂著首，反常的一句話也不說，正是打算看她會如何應對，沒想到宋茵都把話說得這麼難聽，蕭雙雙卻也只反抗了一句，還沒成功。

這情況讓寒幽嘆氣，卻也知道她這個性已根深柢固，要改變沒那麼容易，只得慢慢來。

蕭雙雙只是哭，一句話也沒說。

「娘是不是也覺得我是賠錢貨，連吃口飯都是浪費糧食？」寒幽又道。

「怎麼會？」蕭雙雙瞪大淚眼，「娘從沒這麼想過。」

「既然沒這麼想，娘又為何要哭？」

「我……」蕭雙雙落寞的垂下雙眸，不再說話。

就在這時，寒遠回來了，原本因今日多賣了幾個錢，買了一籃子雞蛋眉開眼笑的臉，在看見屋內的沉重氣氛時愣了愣。「這是怎麼了？」

寒幽抬頭看向自家老實的爹爹，還未開口，蕭雙雙便澀然的說：「大嫂剛剛來過，讓你、讓你把今日買的東西送過去……」

寒遠瞬間變了臉色，「哪能呀，這是要給阿幽補身子的！」

他是知道每每他從集市回來，大嫂便會趕來搶吃的，他也早已習慣，甚至多買了些就是怕被她搶完，但這回是怎麼回事，怎會讓他送過去？

這話讓蕭雙雙的眼淚又落了下來。「遠哥，大嫂說那些該給阿財他們吃。」

寒進財和寒進良是宋茵的兒子，她一共生了兩男一女，腰桿子直的很，而蕭雙雙就寒幽一個女兒，寒進財兄弟是寒家的男孫，受寵的地步可想而知。

寒遠聽見這話，條地傻了，「這……」

「爹，你要送去嗎？」寒幽看著傻在原地的父親。

「我……」寒遠下意識要點頭，卻在看見女兒用著平靜無波的雙眸看著自己時猶豫了，訥聲問：「爹就拿一半過去可好？」

這商量的語氣讓寒幽稍稍欣慰了些，卻依舊無奈，「爹，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的，憑什麼分給他們？」

「阿幽，爹也是為了妳好。」寒遠看著和以往明顯不同的女兒，啞聲說：「爹娘就妳一個女兒，妳總要嫁人，娘家沒個兄弟幫襯會讓人看不起，妳大伯父家裡人多，只要咱們家勻些糧食給他們，以後妳要是有什麼問題，阿財、阿良也不好不替妳出頭……」

天下父母心，寒遠和蕭雙雙從未想過有沒有人替他們送終，只怕兩人走後，剩下女兒孤伶伶的沒人相幫，這才會任由宋茵予取予求。

寒幽聽完他的話，感動是感動，卻也對古代男尊女卑的觀念感到氣悶。

深吸了口氣，她堅定的說：「爹，別說是一半了，以後只要是我們家裡的東西，誰都不許來討，我一分都不會給。」

「阿幽……」寒遠以為他這麼說，女兒就算不忿也能理解他的做法，不料她竟會說出這樣的話。

寒幽打斷了他，「爹、娘，若大伯父真的顧念你和娘，自然也會疼惜我這個姪女，就算不送吃食他們也會護著我，可你們知道嗎？今日就是寒進財他們兄弟倆帶頭搶我的果子，這也就算了，還當著眾人的面說娘是不會下蛋的母雞，笑我是賠錢貨，除了吃什麼都不會，以後要把我賣去大戶人家當丫鬟，好彌補我吃掉的大米。」看著他們發白的臉色，寒幽沒有心軟，而是狠下心接著說：「他們一個九歲，一個也才六歲，怎麼可能會懂這些話？想必是大伯父和大伯母時常在他們面前這麼說，他們才會有樣學樣，你們還在他們就敢說這樣的話，以後我能指望他們嗎？」

寒遠聽完她的話，臉色條地鐵青。「他們真的這麼說？」

「女兒豈會騙你們？」

蕭雙雙一直因為自個兒沒辦法生兒子而自卑，現在又聽見女兒因為這事被人汗辱，頓時大哭出聲。「阿幽……都是娘對不起妳……嗚……」

要是她能生個兒子，他們一家又何須受這樣的罪？

「娘，這不是妳的錯。」寒幽安慰著蕭雙雙。

她爹娘沒兒子關他們屁事，就因為是女子，就該事事退讓嗎？女子怎麼了？她就是要告訴他們，女子也能撐起一片天！

她轉頭又問：「爹，現在你還要送東西過去嗎？」

寒遠心裡發苦，夫妻倆沉默了許久，他才咬牙說：「不去！就像妳說的，一分都不給！」

他也是有骨氣的漢子，妻女被人如此欺凌，他若是還巴巴的將東西送上門，連他都看不起自己。

寒幽這才鬆了口氣，寒遠雖是爛好人，卻不至於到蠢。

蕭雙雙張了張嘴，見父女倆下定決心，最終還是沒出聲反對。

回到家裡的宋茵左等右等，等到月上樹梢都不見寒遠的身影，當下便氣得向寒士豪告狀。

「我看二弟這是不把我這個大嫂放在眼裡！」

寒士豪黑著臉，「他真沒送來？」

「我怎會騙你。」宋茵為了這事，氣得晚膳都吃不下。「阿財他們盼著吃肉可是盼了好久，你瞧瞧這都過了晚飯的時辰了，他人可來了？」

寒士豪沉默了許久，最後說：「妳明兒個再去一趟，問問是不是有事耽擱了，順道把阿幽的訂親信物還給她。」

「還給她？」宋茵霍地站起身。「憑什麼？那親事是我們喜兒的！我們喜兒將來要當世子夫人，怎麼能還給她！」

說到世子夫人，寒士豪也是一陣心疼，但還是低聲說：「我今日上集市時，聽說莫家軍又打了一場勝仗，皇上召了莫世子下個月回京領賞。」

「這不是喜事嗎？」宋茵拍了拍大腿。「這莫世子常年鎮守石寨溝，都快弱冠之年還無法回京，這次回京正好把這親事定下。」

雲楠大陸共有大大小小十多個國家，離路國在雲楠大陸稱得上是排前幾名的大國，土壤肥沃，物產富饒，正因如此遭到鄰近的萊新國與呂根國覬覦，長年處於征戰狀況，雖說只是小國，發動不了大型戰爭卻時常打遊擊，擾得邊界的百姓苦不堪言。

而莫家正是離路國的一大武力。

莫家代代出將軍，上一代護國大將軍莫長卿鎮守萊新國與離路國的邊界石寨溝四十年，萊新國光是聽見莫長卿的名諱便不戰而逃，直到莫長卿年老多病痛，再也拿不動刀，這才退了下去。

莫家身為功勳世家第一把交椅，在開國時期便被封為鎮國公，爵位世襲罔替，莫長卿退下後，理當由他的獨子莫鈞接任，繼續鎮守石寨溝，卻出了意外。

莫鈞明明身在武官世家，卻有顆文人心，不喜舞刀弄槍，反而愛吟詩作對，他執意不承襲家業，跑去走科舉之路，打算正正經經的考個文官，讓莫長卿氣得半死。莫家手掌三十萬大軍，皇帝怎麼可能不忌憚？若不是莫家世代代都是忠心的保皇黨，且代代將那些覬覦離路國的小國打得落花流水，怎麼可能穩坐鎮國公的位置這麼久？

可莫鈞堅持要走文官的路子，這武官、文官都出自鎮國公府，皇帝哪可能會答應，想當然爾，莫鈞就是才學再出眾，也就撈了個六品小官當，再高的官職是不可能了。

好在莫長卿早早便對莫鈞死了心，一心一意培養孫子莫青夜。

莫青夜也是出色，十歲便隨著莫長卿鎮守石寨溝，十三歲首次出征便打了一場勝仗，更在十五歲那年接下莫長卿的位置，成了離路國最年少的副將軍。

從十三歲至今十九歲，莫青夜從未有過敗績，這次又打了一場大勝仗，京城來了聖旨讓他回京嘉勉，以這優秀的功績，升任大將軍是板上釘釘之事。

自從莫長卿退下後，石寨溝附近的村落可說是人心惶惶，莫青夜若真受封將軍，代替祖父鎮守石寨溝，那可是件大喜事，對寒家來說更是如此。

寒遠年輕時，橫在石寨溝與芙蓉村之間的落夕山還未傳出有吃人老虎，村民時常上山打獵，寒遠在一次因緣際會下救了被敵軍偷襲，受重傷逃至落夕山的莫長卿，莫長卿甚是感激，事後送上黃金千兩以報答他的救命之恩。

這麼多的黃金，足夠寒遠三輩子吃穿不愁了，可他卻沒要，他相信任何一個人遇到那樣的情況都會出手相助，因此堅持不肯收下。

莫長卿見寒家家境貧苦，卻如此心善有原則，對寒遠的為人十分敬佩，兩人頓時成了忘年之交，只要莫長卿未沐便會到寒家走動。

那時年僅五歲的小寒幽一雙眼珠子靈氣十足，煞是可愛，個性也尚未變得陰沉，每每見到莫長卿都是爺爺長一爺爺短的，讓莫長卿十分喜愛，心念一轉，便想與寒遠定娃娃親，為自己十一歲的孫子定了個小媳婦，還給了訂親信物。

寒遠當時並不知莫長卿的身分，酒過三巡後稀里糊塗的應下了，待事後得知莫長卿竟是護國大將軍時，嚇得當場跌坐在地。

這事被宋茵知道後便找上了門，將莫長卿留下的訂親信物硬搶了去，當時只有蕭雙雙在家，根本擋不住如狼似虎的宋茵，事後她將這事告訴寒遠，寒遠只是嘆了口氣，卻沒打算去將信物討回。

在他心裡，莫長卿堂堂護國大將軍，怎麼可能會替自家子孫定了個不僅沒有任何家世背景，還是出身低微的農家女？他只當是兩人醉酒的戲言，於是讓妻子別想這麼多，這事便這樣過去了。

寒遠夫妻倆當是戲言，宋茵可不這麼想，這些年來她嬌養著寒喜兒，就等著女兒能嫁進京城當世子夫人，等莫青夜升任大將軍，便是將軍夫人，替家裡帶來榮華富貴，眼下好不容易等著了，怎麼可能放棄。

見妻子喜上眉梢，寒士豪只得壓低了嗓音又說：「我還沒說完，前陣子世子爺不是打了場勝仗？我聽人說，他單槍匹馬潛進敵方的軍營，砍殺了敵方百餘人的腦袋，包括敵方的首領，沒留半個活口，據說他歸來時，身上的銀白戰鎧根本看不出一絲白色，全是血跡，臉上、髮上也滴著血，而他的馬背上全是滿滿的人頭……」那模樣讓人看了心驚膽顫，好幾個孩子甚至被嚇得連作了好幾晚的惡夢，莫青夜「索命夜叉」的稱號便這麼傳了出來。

「……世子爺殺人如麻，喜兒要是真嫁過去，不小心惹怒了他，被他殺了怎麼辦？咱們就一個女兒，以喜兒那樣貌，要嫁個富貴人家不難，何必拿命去賭？」

「這、這傳言也不見得可信。」宋茵沒想到竟會是因為這個原因，卻不甘心放棄當大將軍岳母的如意算盤。

「村長那日正巧去石寨溝送糧，是他親眼所見。」

石寨溝離京城有數百里遠，因長駐三十萬莫家軍，軍糧大多是從附近的城池徵收，芙蓉村自然也在其中。

宋茵這才信了。「可、可那是板上釘釘的大將軍吶……」她盼了這麼久，突然間要她放棄，比割她的肉還難受。

「妳就別妄想了。」寒士豪見她那心疼勁兒，乾脆把話給挑明了。「自家的閨女妳還不了解？就喜兒那脾性，真要嫁入高門大戶，說不準不能照拂娘家，還會招禍。再說了，莫家認不認這門親還是個謎，莫老將軍都過世五年，孝期早過了，可莫家愣是沒派人上門說親，分明就是不把這親事放眼裡。」

莫長卿過世，莫鈞得丁憂三年，莫青夜也應該要守孝一年，但皇帝奪情，命他繼續鎮守石寨溝，這一待就是五年，打十歲起，莫青夜除了祖父過世時回京過一趟，便未曾再回去過。

但親事不可能讓他自個兒操辦，他不回京，府裡總還有爹娘在，莫青夜的娘早逝，也還有爹在，偏偏莫青夜早過了訂親的年紀，京城仍沒人來，這代表什麼？不正代表莫家壓根不認這親事嗎？

寒士豪見妻子興沖沖將搶來的訂親信物當菩薩般供著，原本多少也是有點期盼，可隨著莫青夜年歲漸長，莫家還沒個動靜，也就偃旗息鼓，再加上今日在鎮上聽見的兩個消息，和鎮國公府結親的念頭便徹底打消了。

「他們不上門，咱們自己去還不成了？」宋茵說的理所當然，她就不信她拿著訂親信物到鎮國公府外鬧上一鬧，他們還能不認。

寒士豪忍不住瞪她一眼。「妳是傻子嗎？那可是勳貴，咱們只是小老百姓，要真鬧上門別說結親，只怕連命都沒了。」

宋茵這才噤了聲，紅著眼眶，「可咱們喜兒生得這般貌美，要是沒了這親事，豈不是要在村裡找人嫁了？」

芙蓉村大多是莊稼人，寒喜兒一直被嬌寵著，別說下地了，就是家務都不會，哪有人肯要這樣的媳婦，就算有人要她還捨不得呢，一想到這些年花在她身上的銀子，她就肉疼。

「不怕。」寒士豪連忙將今日聽到的第二個消息告訴她。「鎮上吳家的三公子今

年滿十六，正是說親的年紀，吳家放了話，不求家世，只要姑娘品性好、樣貌佳，都在他們考慮範圍內。」

「吳家？你說的是吳太守？」宋茵紅著的雙眼瞬間發亮。

「就是吳太守。」

吳太守是太郡的郡守，太守府就設在他們芙蓉村下的清石鎮上，吳太守的三子吳邑幼時從樹上摔了下來，摔傷了腦子，雖不至於成了傻子，反應卻較常人慢上幾拍，因為這事，吳太守夫妻偏疼小兒子，知道他喜好顏色才開出這樣的條件。若是以往，宋茵絕對不會答應，可莫家遲遲沒派人來說親，閨女眼看就要及笄，這蜀郡最高的官就是太守了，說是土皇帝也不為過，若是女兒能嫁入吳家，不見得比鎮國公府差，畢竟離得近，將來要照拂娘家也方便。

宋茵衡量得失後也就不再執著，答應寒土豪明日便將搶來的訂親之物還給寒幽，順道與他們算算今晚的帳。

兩人說著悄悄話，完全沒察覺外頭樹梢上，莫青夜正嘲諷的勾起唇角。

一旁的夜虎早已憋笑到不行。「老大，沒想到你的身價竟比不上吳三傻，我該不該說這對夫妻才是傻子？」

放著黃金不要要狗屎，這兩個人眼光簡直不要太差。

莫青夜似乎也覺得比不過吳邑有些掉臉面，冷冷的瞪了他一眼。「回去後，繞著演武場負重跑十圈。」

夜虎的笑凝住了，差點沒嚎出聲。「老大，我錯了！這都深夜了，跑完十圈我還睡不睡呀？」他這人就是太誠實還沒眼色，完全沒發覺自家老大的自尊心受創。莫青夜早已甩頭走人。

蕭雙雙心驚膽顫了一夜，直到夜深都沒等到宋茵來鬧，深知自家妯娌個性的她，當然不會以為宋茵會這麼容易放過她，果然今早天才亮，宋茵便帶著寒喜兒再次上門。

「弟妹，我昨日不是讓你叫二弟把東西送來，為何沒送來？」宋茵臉色十分難看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蕭雙雙這麼多年來一直被強勢的宋茵欺壓，那害怕早已深入骨子裡，就是分了家也還是改不過來。

「是我不讓爹送去的。」寒幽從房裡走出來，手裡還拿了個肉包吃著。

寒喜兒看著那白嫩嫩的肉包子，眼睛都紅了。「娘，我的肉包！」

她昨夜為了等著吃肉，晚飯還刻意少吃了一半，誰知二叔卻沒把東西送來，害她餓肚子。

宋茵也沒想到竟會是寒幽出面阻止，這就算了，竟然還敢在她面前大搖大擺的吃著屬於她的包子，實在太過分了。

「寒幽，妳還懂不懂規矩？」

「什麼是規矩？」寒幽在寒喜兒的怒瞪下一口將包子吃掉，拍了拍手才又道：「做大哥的理所當然來弟弟家要吃食，不給就上門叫囂，這就叫規矩？強盜還差不

多！」

「妳——」宋茵還未這樣被人指責過，氣得漲紅了臉。「好，很好！蕭雙雙，妳看妳教的好女兒！我可告訴妳，以後你們家要是出了什麼事，可別指望我們會幫忙！」

這話裡的意思便是以後寒幽要是嫁了人，沒有娘家兄弟撐腰可怪不得他們。

蕭雙雙急紅了眼，頓時想要服軟，卻被寒幽攔住。「這點大伯母可以放心，將來誰要誰幫忙還說不準呢。想吃肉包行啊，咱們早已分家，我們的東西自然不能白白給你們，你們若要，就拿其他東西來換或是給銀子，若是還想和以往那般吃白食，那就免談！」

宋茵瞪大了眼，看著眼前的寒幽，彷彿不認識她似的。「妳、妳這丫頭怎麼會變成這樣？」

她印象中的寒幽怯懦膽小，連話都不敢應一句，和蕭雙雙一個模樣，可眼前這將話說的鏗鏘有力，半點不讓的丫頭是誰？

「我若是再不變，豈不是就要被你們這些人欺壓至死？一個個欺侮我爹娘老實，壓根不管我們有沒有吃飽，只想著上門哭窮，不給就搶，我要是還和之前一樣，遲早會餓死！為了這條命，我寒幽是豁出去了，以後誰敢再借糧不還，我拚著這條命也要討回來！」

說著，她從身後拿出一把菜刀，用力往木桌上一砍，那氣勢、那氣魄不僅嚇傻了宋茵母女，也嚇壞了聽見動靜跑來看熱鬧的左鄰右舍。

這一刀讓眾人徹底明白，寒家再不能和之前一樣，任他們上門打秋風了。

一瞬間，寒家大門外便沒了聲音，有人被嚇住了，有的卻是半信半疑，打著將戲看完再做決定的主意。

「妳現在是想嚇唬誰呀！」寒喜兒便是不信邪的那一個，她壓根就不相信寒幽會突然轉了性子。

「妳要是不信可以試試。」她正缺一隻雞來殺給猴看，寒喜兒肯當那隻出頭雞，她求之不得。

分家前寒幽只有讓她欺侮的分，別說反抗了，就是吭都不敢吭一聲，這才過了幾年膽兒就肥了，寒喜兒怎麼可能相信。

她哼了聲，便如以往一般走進灶房去搜括好東西，宋茵見狀沒吭聲，她也不信寒幽真敢動手。

外頭的看熱鬧的更不可能阻止了，一個個拉長脖子看著，不一會兒，寒喜兒便從灶房裡拿了袋白糖和一籃子雞蛋出來，挑釁的瞪了寒幽一眼。

寒幽目光冷凝，寒聲道：「把東西放下。」

寒喜兒怎麼可能理她，甩都不用便要拿著東西走人。

就在這時，一道銀光堪堪從她鼻尖掠過，直直釘上木門，待眾人定睛一看，竟是那前一刻還砍在木桌上的菜刀。

「啊——」寒喜兒傻了，下一刻便是尖喊出聲，雙手下意識捂著腦袋，原本拿在手上的雞蛋和白糖落了一地，碎的碎、灑的灑。

所有人都嚇呆了，誰也沒想到寒幽竟然真的動手，那刀扔得不僅乾淨俐落，還準得很。

周圍瞬間靜得連根針落地都清晰可聞，直到宋茵回過神，衝上前去抱住女兒。「喜兒！喜兒妳有沒有怎麼樣？」

「娘，娘，她是惡鬼！我要回家……我再也不來這裡了……」寒喜兒這輩子沒這麼害怕過，她縮在宋茵的懷中，看都不敢看寒幽一眼。

「好好好，我們回家，再也不來了。」宋茵也怕了。

沒人看見寒幽怎麼把刀扔過來的，她卻是看得一清二楚，那丫頭的眼神真真切切充滿著殺意，她絲毫不懷疑，她們要是真敢把東西拿走，那把刀射的就是她們。兩母女倉皇要逃，寒幽卻叫住了她們，眯起雙眸冷冷的盯著她們。「砸了我家的東西就想跑？」

宋茵此時哪還敢叫囂，慌忙從兜裡拿出一把銅錢丟到桌上，便帶著寒喜兒跑了。眾人見戲落幕，寒幽那眼神又忒嚇人，也忙跟著回去了，沒人敢多說一句話。

看著乾乾淨淨的家門，寒幽滿意的勾起嘴角。「很好，以後清幽多了。」

今日之事想必不出一個時辰便能傳遍整個芙蓉村，以後再不會有人打他們家的主意，寒幽此時的心情可以說是好得不能再好了。

相較於她的好心情，蕭雙雙卻是哭喪著張臉。「阿幽，這事要是傳出去，妳往後可怎麼嫁人啊？」

天下父母心，蕭雙雙看著自家閨女那剝悍的模樣不是害怕，而是擔憂，雖說寒幽才十三歲，離說親還得兩年，可這事要是傳出去，誰還敢上門提親？

「那就不嫁唄！」寒幽小心翼翼將地上沒碎的雞蛋拾起。「我要是嫁人，誰來保護妳？咱們一家三口好好過日子不也挺好？」

她是真沒想過嫁人，重生前沒想過，重生後更別說了，這時代可是一夫多妻，她沒興趣和人同享丈夫。

蕭雙雙聽見這話，眼淚立馬掉得更兇。「阿幽，都是娘拖累妳，今日得罪了妳大伯父一家，以後妳可怎麼辦才好，咱們家就剩這麼一門走動的親戚了……」

要不是她太沒用，護不了女兒，寒幽又怎麼會被逼得變成今日這模樣？現在還說要保護她不嫁人，她這個娘親實在是太沒用了！

見還有四、五顆雞蛋是好的，寒幽喜上眉梢，一轉頭見自家親娘又哭得稀里嘩啦，嘆了口氣道：「娘，這樣的親戚不要也罷！若大伯父和大伯母還想要我們這門親戚，只要他們真心誠意登門道歉，並將這些年從我們這拿走的東西全數還來，倒是可以考慮繼續走動，要不然不如不要的好。」

要她說，這樣的親戚以後肯定會拖後腿，不要也罷，要不是怕蕭雙雙難受，她才不會這般安慰她。

殊不知她的安慰反倒讓蕭雙雙傻眼，這……這話莫不是說反了？

見她還在哭，寒幽又說：「娘，妳別哭了，天塌下來都有我扛著，光是哭能解決什麼事？傷身又無濟於事，妳若有空倒不如烙個雞蛋餅給我吃，我餓了。」

她最不耐煩遇事就哭的人，解決不了事情不說，還讓人心煩，偏偏這是親娘，罵

不得、兇不得，只能用別的事轉移她的注意力。

性子單純的蕭雙雙一聽女兒餓了，頓時忘了難受，忙抹了淚去給她烙餅。「娘這就去！」

見她進了灶房，寒幽這才鬆了口氣，正打算看看宋茵留下的錢夠不夠賠雞蛋，雙眸卻被桌上那一閃而逝的瑩瑩白光給吸引了視線。

那是枝竹筆，筆身看起來平平無奇，明明通身的綠，卻像是散發著瑩瑩白光，引誘著寒幽去拿。

「這東西怎地有些眼熟？」她擰起柳眉，好奇的拿起那枝竹筆，誰知這一碰，她頓時感到手掌一熱，那東西就這麼沒入她的掌心之中，沒等她反應過來，便感覺腦袋一晃，再睜眼眼前的一切全變了樣。

寒幽瞪大雙眼，小嘴兒張得彷彿能塞下一顆雞蛋，看著眼前宛若仙境的景象，忍不住低呼出聲。「這、這是……」

眼前哪裡還是寒家那逢雨就漏水的破屋子，遠處一座座青山連綿起伏，高傲地屹立在藍天之下，薄薄的雲霧猶如一層透明的紗巾環繞在山峰之中，遠遠望去好似仙境一般。

山腳下一排排綠葉稠密，俊美多姿的瀟江竹，彷彿一位位身披綠紗的少女，亭亭玉立在江邊梳妝打扮，一陣春風吹來，發出「沙沙」的聲音，宛若仙樂。

竹林旁是一座用竹子做成的竹屋，看似簡單，事實上那每一根竹子長短、胖瘦皆一致，甚至瑩瑩發光，宛若翡翠一般。

竹屋前有著一條小溪流，那溪水是由遠方山上的瀑布蜿蜒而來，溪上有座小橋，橋的另一頭便是田地，那田地約有百畝大，土壤看起來十分肥沃，與尋常田地的土壤不同，黑亮黑亮的。

田地上光禿禿的一片，什麼也沒種，倒是田的正中央有著一小塊草地，那兒種了一顆果樹，枝葉茂盛、鬱鬱蔥蔥，看著生機盎然，可惜的是上頭僅結著一顆荔枝般大小的金黃色果實，除此之外再無其他。

寒幽不可思議的看著眼前的景色，伸手揉了揉自己的雙眸。「這……不會就是傳說中的空間吧？」

她愈看愈像，忍不住走到小溪旁掬了口溪水喝下，清涼的溪水下肚竟有股暖洋洋的感覺，讓自從來到這時代就一直體虛無力的寒幽有了一股力氣，人也精神了不少。

這改變是立即的，也是顯著的，她瞪大眼，忍不住又多喝了幾口，直到確定自己的身子真的因這看似平淡無奇的溪水而有了變化時，她差點興奮的跳了起來。

「這水竟有如此功用！」她一直為了身體狀況發愁，沒想到竟會遇到這堪稱靈水的寶物。

發了，這下真的發了，光是溪水就這麼厲害，那要是吃了樹上的果實會如何？

寒幽心動了，連忙來到大樹下，那大樹雖高，可結著果實的樹梢卻不高，只要她稍稍踮個腳便能勾到，可就在她正打算將果實打下來時，腦中卻突然閃過一句話——

靈果尚未成熟，不得摘取。

「啊？」寒幽鬱悶了，忍不住嘟囔。「誰知道它什麼時候才會成熟呀……」

她話才落，腦中再次浮出一句話——靈果成熟需靠珍稀藥材滋養。

「要靠藥材滋養？怎麼滋養？」

可惜這一次空間沒再給她任何回應。

就算如此，這也足以讓寒幽振奮了，雖說不曉得這靈果有什麼功用，但肯定不差，既然能夠成熟那就好辦了。

想通這點，她便想繼續往不遠處的遠山走去，看看還有什麼好東西，耳邊卻傳來蕭雙雙的叫喚。

「阿幽！幫娘拿幾顆雞蛋過來。」

寒幽聽見叫喚，正想著該怎麼出去，下一刻她人已出現在木桌旁，眼前的景色又成了寒家那破舊的小屋。

她握了握拳，確定自己的身子確實精神了不少，這才興奮的看著再次浮在她手掌心上的竹筆，衝進灶房。「娘，妳見過這東西沒有？」

蕭雙雙看見她手中的竹筆時也瞪大了眼。「這東西怎麼會在妳身上？這不是讓妳大伯母搶去了嗎？」

「想必是大伯母把錢扔桌上時，不小心跟著扔出來的。」寒幽見她娘這般錯愕，試探的問：「娘，這可是大伯母的東西？」

雖然心裡有八成肯定這竹筆就是她一直在找尋的傳家寶青符，可保險起見，她還是得問清楚。

蕭雙雙嘆了口氣。「不是，這是妳的東西。那時妳還小，我們也就沒跟妳說，這是莫老將軍給妳的訂親之物……」她將事情的經過以及信物被搶後，他們夫妻倆的態度全告訴了寒幽。

寒幽聽完後非但不惱，反而屏息著問：「所以，這符……竹筆真是我的？」

蕭雙雙遲疑了下，卻還是點頭。「是，就怕妳大伯母知道東西掉了之後會再尋來。」

「既然是我的東西，就是她尋來我也不會給！」寒幽一雙眼兒亮得嚇人，將烙好的餅裝入油紙中，又抄起一旁的竹簍，轉身就跑。「娘我出去一下，天黑前回來。」說著也不等蕭雙雙回應，便跑得沒影兒了。

「這孩子……什麼時候能跑這麼快了？」蕭雙雙傻眼的看著像陣風似的女兒。

寒幽簡直興奮到了極點，她一路躲著人進了落夕山中，確定四周無人後才停下腳步，雙眼發亮的看著手上毫不起眼的竹筆，心念一閃，人再次進了空間。

「不是夢……真的不是夢……」她捏了捏自己的臉頰，直到痛得齙牙咧嘴，才揚起一抹傻笑。

雖不知此時的青符與她在現代看到的外觀為何差了十萬八千里，可當她握著青符時，那股熟悉親切之感騙不了人，她能確定這就是他們寒家找了數百年的傳家寶。本以為她死了，好不容易尋到的青符自然也不見了，沒想到峰迴路轉，青符竟又

回到她的手上，老天真是待她不薄呀……

感動過後，寒幽開始思索。「得去找藥材，古籍說過，青符是能夠提升等級的，原來是這個意思。」

寒家古籍流傳千年，早已殘破不堪，失了大半的記事，留下來的其中一句便是青符能根據獲得的能量多寡加以提升，一開始寒幽還以為指的是青符的外貌，畢竟前世她拿到的青符可是如玉一般晶瑩剔透，和此時這平凡得好似用竹子做成的竹筆差了十萬八千里。

然而再回想之前在空間的那兩句話，她才明白，所謂的提升等級指的可不只是外觀，還有裡頭的空間。

空間裡的靈水，光是現在就已讓她體質提升，要是能日積月累的喝下去呢？空間能提升，靈水的效果是否也會跟著提升？光是這麼想，她的心頭便一陣火熱，將青符給收入懷中，往山裡走去。

「不知道人參、靈芝、何首烏之類的東西算不算珍稀藥材……」她一邊嘟囔著，一邊找著。

沒人知道空間升級需要怎樣的藥材，她也只是猜測，以寒家的經濟能力，這些藥材壓根兒買不起，想試驗看看就只能進山裡找。

落夕山的西面便是與萊新國交界的石寨溝，那裡為軍事重地，駐軍三十萬，等閒之人不得靠近，否則格殺勿論。

西面去不得，好在落夕山夠大，且山產豐富，別說是靈芝了，百年人參都有人見過，就是生長之地太過險峻，沒人能拿下，再有，自從傳出山裡有吃人虎後，便更沒有人敢往山裡去了。

寒幽便是衝著那株百年人參來的。

「在哪兒呢……」她憑著腦中的記憶艱辛的走著，進了山裡危險重重，不僅路不好走，還得提防有毒蛇或會螫人的蟲子。

好在這之前她已試驗過空間，在遇到危險的時候只要心念一閃，便能在剎那間躲進空間裡，一開始發現時她可是差點又興奮的跳起來，想到稍早遇到的那頭野豬一臉懵逼的看著她憑空消失，她就想笑。

「好寶貝！真是好寶貝！怪不得寒家世代代都沒放棄找尋青符的念頭。」

為了讓青符能早日提升，沿路只要看見認得的草藥，她都不管不顧的往空間扔去，打算回去再做整理，這其中也包括一些野果、蘑菇、野菜，只要能吃能用的她一律扔，有這麼方便的行動倉庫，不帶白不帶，就是可惜一開始看見的那頭野豬，要是也能帶回去，少說能讓他們一家三口吃上幾個月。

都說了是珍稀藥材，百年人參自然沒這麼容易找到，頭一日寒幽自然是無功而返，但光是這麼一日搜刮下來的成果還是讓她十分興奮，尤其是當她知道，被她隨手扔進空間裡的東西竟然自動被種到了土裡，且看那長勢似乎比在外面還要好時，她差點高興得睡不著覺。

接下來幾日，她都是天未亮就出門，直到天快黑才回來，蕭雙雙很擔心，問她去哪兒，她便說去摘果子和野菜了，也當真帶了很多又綠又嫩的天香菜和蕨菜，甚

至還採了金頂蘑菇和香杏蘑菇回來。

可愈是這樣，蕭雙雙就愈是擔心。

「阿幽，妳老實告訴娘，妳是不是跑到山裡頭去了？」一想到這個可能，她就嚇得臉都白了。

這山腳下的野菜野菇早就被孩子們給採光了，就連野果也是，她從哪採來這些東西？

寒幽看著自家娘親擔心的模樣，雖然猶豫，卻還是說了實話。「是。」

這下連一旁寒遠的臉也白了。「阿幽，妳知不知道山裡有吃人老虎？以後不許再去了，咱們家裡的糧食夠吃，不需要妳去冒險！」

自從自家閨女那剽悍的事蹟傳了出去，別說借糧了，這陣子走在路上，村裡人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樣了，對他的態度也頗為客氣，讓他忍不住嘆息，這世道還真是人善被人欺、馬善被人騎。

寒幽不知道該怎麼和他們解釋，又不想騙他們，只得好聲安撫著。「爹，你們別擔心，我沒進山裡，我是往西邊找的。」

「西邊？」兩人失聲大喊。

「阿幽，爹不是同妳說過，那是駐兵之地，不得靠近，妳怎麼還能去？」

幾年前有個村民貪圖那裡豐富的資源，偷偷潛了進去，被駐兵發現當成了萊新國的奸細，打了個半死，要不是那人及時說出自己芙蓉村的村民，早就沒命了。饒是如此，那村民也被關了十天半個月，直到確定他的身分才將他放回來，回來時人就只剩半條命，熬沒幾年就去了。

「爹，你別擔心，我沒越過防線，就在附近而已。」

駐軍為了避免這類的事再發生，特地挖了石溝，只要不越過那條石溝便不會出事，但出了那件事後，村民們膽小，壓根就不敢再靠近。

雖說如此，但寒遠還是不放心。「不成！妳不能再去了，不怕一萬只怕萬一，爹辛苦一點無妨，要是妳出了什麼差錯，要爹娘如何是好？」

蕭雙雙連忙附和。「妳爹說的對，聽妳爹的。」

寒幽當然不可能放棄。「爹、娘，我知道你們擔心我，可那些野菜你們也看見了，不僅鮮嫩還極甜，要是拿到鎮上去，肯定能賣個好價錢，娘和我身子都不好，需要營養，爹你是男子，更需要吃肉。」

「再說了，你們看我這陣子是不是身體好了許多，人也精神了不少？我去摘野菜還能順道鍛鍊身子呢！把身子練得強壯一些，下回要是再有人敢欺侮我，我也不怕了，你們說是不是？」

寒遠夫妻是老實人，論起口才，怎麼可能贏得過寒幽，又看閨女這陣子當真精神了不少，那小臉蛋不再蠟黃無血色，而是變得白皙又細緻，一頭枯黃的頭髮也烏黑滑順許多，活脫脫是個美人胚子，反對的念頭動搖了，卻還是有些顧慮。

寒幽好說歹說，險些沒把嘴皮子給磨破，夫妻倆這才勉強點頭。

有了爹娘的允許，寒幽這才鬆了口氣，雖說她說了謊，但也是善意的謊言，因為她非進山不可。

之後一個月，她每日天才亮便出了門，直到夕陽滿天才肯回來，蕭雙雙為此特地為她準備了幾張餅，就怕她餓著。

寒幽知道珍稀藥材不好找，卻沒想到會這麼難找，她找了整整一個月，就連熊窩都找到了幾個，卻怎麼也找不到那株百年人參。

「究竟在哪兒呀……」揉了揉痠軟的雙腿，寒幽吁了口大氣，整個人躺在被落葉鋪滿的泥土上，眯著眼兒看著天上的白雲藍天。「這兒的天空真美。」

和現代相比，沒有高樓大廈、沒有廢氣汙染，有的全是天然的美景，每一口空氣都是那樣的純粹。

舒暢的溫度配上徐徐微風，讓心浮氣躁的她漸漸平靜下來，緩緩眯起雙眸，享受這份難得寧靜……突然一聲極為細小的聲響打破了這份安寧。

寒幽倏地睜開眼，本以為又是那頭不死心的大黑熊，正打算閃身進入空間，卻在睜眼的瞬間愣住。

眼前是一個男人，身姿挺拔，一張臉卻黑得讓人幾乎看不清五官的男人。

男子穿著一身尋常莊稼人家穿的青色布衣，衣裳不僅褪了色，上頭還有幾處補丁，那模樣就像個普通的農民，卻讓寒幽瞬間起了警戒。

自從開始飲用空間裡的靈水後，她的五感變得十分靈敏，不管任何動物只要靠近她一丈的距離，她便能聽見，這樣的距離足以讓她閃身進入空間保護自己的安危，否則她也不敢在荒山野嶺裡如此放鬆。

可任她怎麼想也想不到，這毫無人煙之地竟會突然出現一個男人，還離得這麼近她才發現，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。

眼前是人，不是畜生，空間的存在萬萬不能讓他發現，如果這人意圖對她不軌，她到底是要逃還是躲進空間呢？

這人已看見她的容貌，看他穿著有可能是附近村落的村民，若是她憑空消失，極有可能為她帶來危險。

但他要是真想對她不軌，除了躲進空間再伺機反擊之外，似乎沒有其他的辦法？問題是這人的下盤極穩，況且能離這麼近才被她發現，武功肯定不低……

短短一盞茶的時間，寒幽已將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想過一遍，卻萬萬沒想到會是這樣的情形——

就見男子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，大喊道：「媳婦兒，原來妳躲在這，害我擔心死了！」

媳、媳婦兒？寒幽險些被自己的唾沫給噙著。

男子快步走向她，寒幽正打算將壓在身上的砍刀往他身上招呼時，耳畔突然傳來一道極為細小的聲音。

「別妄動，幫我。」

幫他？寒幽不曉得他在搞什麼鬼，這一恍神，手上的砍刀已讓他壓住。

「放開！」她咬牙低喊。

這人有病啊，她又不認識他，憑什麼幫他？

男子卻不僅沒放，還笑露了一口白牙，「幽幽，妳又和我鬧脾氣了，我是妳相公

阿夜呀！別生氣了，我知道妳年紀小，下一回我會記得讓著妳的，這山裡有吃人老虎，我和妳說幾遍了，妳每回同我嘔氣便往這跑，要是真出事了扔下我一個人可怎麼辦才好？」

男子絮絮叨叨的說了一長串，完全沒給寒幽反應的時間，便伸手拿起她的竹簍，低聲又說：「快走！後頭有人跟著我，是萊新國的奸細。」

寒幽震驚於他那一句「幽幽」，正想細問他怎會知道她的名字，便被這句話嚇了一跳。

她很快反應過來，在聽見身後確有著細微的腳步聲後心一凜，壓低聲音問：「我要怎麼配合你？」

不配合就得死，雖說她不見得會死，但這個叫阿夜的男子後頭還不知道有多少人呢，她身體不過恢復前世的十分之二、三，根本對付不了這麼多人，倒不如先假意配合他，再伺機逃跑。

聽見這話，莫青夜有些詫異，他還以為小丫頭會被奸細兩個字嚇得軟了腿，就算沒軟腿也肯定怕得不得了，卻不想她竟會是這般鎮定冷靜的模樣。

漆黑的墨瞳閃過一絲興味，他道：「妳現在的身分是我自小訂親的媳婦兒，其他之事妳自由發揮。」

自由發揮咧，她不還得千恩萬謝他給了她這個發揮演技的大好機會？

要不是情況不允許，寒幽真想賞他一記白眼，嘴裡卻是嚷著，「誰是你媳婦兒？我還沒過門呢！我不要回去，我要去找百年人參，只要找到那株百年人參，我就能吃好穿好，想吃零嘴兒就自個兒去買，不求你！」

她才十三歲好不好，有誰家的孩子十三歲就嫁人了？

「我們自小就定了親，就算還未過門妳也是我媳婦。」莫青夜暗讚一聲她的反應，又道：「那百年人參只是傳言，妳這丫頭傻不傻？咱們快回去吧，到了傍晚太陽不這麼烈時，那吃人老虎肯定會出來，到時想走都走不了，妳想吃零嘴兒，我回去給妳買就是了。」他溫聲哄著，那模樣真像在寵著自家的小媳婦兒。

寒幽只覺得背脊一陣惡寒。這人要不要演得這麼像，怪噁心的……

「我不回去！我就是要去找人參！」

開玩笑，這才巳時三刻，這麼早回去她的人參怎麼辦？

莫青夜見她不妥協，青筋突了突，咬著牙低聲說：「那人參我知道在哪，先回去，下回我再帶妳來摘。」

這丫頭到底知不知道眼下有多危險？才想著她冷靜的不似個十三歲的小姑娘，原來是個傻的。

他知道？寒幽杏眸一亮，旋即狐疑的看著他。「你說真的？那可是百年人參，不是大白菜，你不是為了出去才騙我吧？」

聞言，他險些吐血，「我一言九鼎，這輩子許下的承諾從未違背過，若妳不信，這給妳當抵押。」

他從懷裡拿出一塊玉珮扔給她。

手上那溫潤的觸感吸引了寒幽的注意，當她看見掌心中的東西時，那雙漂亮的杏

眸頓時比天上的星子還要璀璨。

墨玉，這可是價值千金的好東西呀！就算拿不到百年人參，也能去藥鋪換上幾株名貴的藥材。

握著那色濃細膩的墨玉，她立馬妥協。「成交！」

莫青夜見她一副心肝寶貝似的把墨玉收入懷中的財迷模樣，頓時覺得有些好笑。

「妳聽話，我保證一定給妳買。」

拿人錢財替人消災，寒幽這會兒可是心甘情願陪他演戲了。

「你真會給我買零嘴兒？不會騙我？」

「不會不會，咱們趕緊回去吧！」

「嗯，走吧。」她大方拉起他的手，往前走去，戲要演全套，身為現代人，牽牽小手什麼的毫無壓力。

莫青夜可就不這麼想了，感受著掌心中那又軟又小的小手，他忍不住心神一蕩，待回過神後，忍不住暗自罵了自己一聲。

這丫頭才十三歲！他是瘋了嗎？

寒幽壓根不知道他心裡的旖旎，要是知道肯定不會理會他。

兩人一路上東扯西聊，說的全是農村常見之事，莫青夜也是厲害，不論她說什麼他都能對上，那模樣彷彿真是對小夫妻似的。

後頭跟了許久的幾人見狀，忍不住說：「頭兒，這兩個人應該真是普通村民，來尋藥的。」

被喚作頭兒的男子長相十分平凡，身上也是穿著尋常的布衣，一雙細小的眼睛緊緊盯著走遠的兩人。

「我不放心，你們先回去待命，我再跟一會兒。」他們此次潛進離路國的目的極為重要，絕不能出一點差錯。

萊新國雖是小國，野心卻不小，這些年來風雨不歇的練兵，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拿下離路國。

可惜離路國兵強馬壯，之前有莫長卿這護國大將軍守著，現在又出了莫青夜這有著殺神之稱的傢伙，讓他們久久攻打不下，可以說只要莫家軍在的一天，他們永遠拿不下離路國這隻肥羊。

既然明的不成，就只能來暗的，他們耗費數年的時間，才在這落夕山裡打通了一條地下通道，將一批一批的兵士偷偷送進來，為的就是從後方打得離路國措手不及。

這幾日正是整兵的關鍵時刻，誰知這荒山野嶺竟突然出現一男一女。

為了掩人耳目，他們特地放出山裡有吃人老虎的消息，那些愚昧的村民一開始不信邪，等死幾個人後就沒人敢再上山了。

若是平時，眼前這兩人殺也就殺了，把事推給那虛構出來的老虎就成，偏偏眼下正是關鍵時刻，能不打草驚蛇最好，只要確定他們真是村裡的村民，那他不介意饒他們一命，若不是……

他眼裡閃過一抹殺意，小心的跟在他們身後。

察覺到身後之人僅剩一個，莫青夜眼裡閃過一抹冷意。

「別打草驚蛇。」感覺到他的殺意，寒幽輕捏了捏他的手。她這一捏，讓那黝黑的雙頰微微一紅，他忍不住瞪了她一眼，「誰讓妳隨意牽男子的手？」

他自然不可能打草驚蛇，眼裡的那絲冷意是沒想到他的莫家軍裡居然混進了奸細，若不是他警覺心夠強，豈不是要讓萊新國那些傢伙得逞了？

寒幽見他撤去一身冷意，這才朝他翻了個白眼，「這不是演戲嗎？既是未婚夫妻，牽牽小手怎麼了？」

在現代別說握一下手了，就是擁抱都只是尋常禮儀，當然，她不會和身為古人的他解釋這麼多。

夫妻……這兩個字讓莫青夜心湖又產生一陣漣漪，下意識看向身旁的小丫頭。和一個多月前相比，她抽高了半個頭，蠟黃的臉色已不復存在，皮膚細緻、晶瑩剔透，在太陽的照射下顯得白裡透紅，一頭雜亂的長髮也變得烏黑滑順，紮了兩條辮子，在她身後跳呀跳，宛若調皮的精靈。

再細看她的五官，一雙杏眼黑白分明、清亮有神，小巧的瓊鼻嬌俏可人，朱紅的粉唇微微翹著，十分可愛。

和之前那瘦骨嶙峋的小丫頭相比，眼前的寒幽可說是脫胎換骨，活脫脫就是個小美人，再過幾年長開了，那容貌定不輸京城裡的名門閨秀。

「妳的意思是，只有夫君才能牽妳的手？」他沉聲問。

寒幽懶得解釋，含糊的點了點頭。

見她點頭，莫青夜心頭那股莫名悶氣頓時消散，意味深長地又道：「記得妳的話，從今往後，妳只能牽著我的手。」

寒幽當他入戲太深，隨意的點頭。「知道了。」

她的乾脆讓他露出一抹笑，兩人很快來到山下，眼看就要進村，身後的人正猶豫要不要繼續跟，村口卻突然走出一名老人。

「阿幽呀，今日又上山了？」老人笑呵呵的對著寒幽道，在看見她身旁的男子時，花白的眉頭擰了起來。「咦？這……」

寒幽見到老人就知道要糟。

莊老頭住在村子口，因為年紀大沒什麼消遣，閒來無事便在家門口走動走動，寒幽每日進出都會和他打聲招呼，有時還會拿些鮮嫩的野菜給他。

「莊爺爺，你又出來散步呀？」寒幽早一步打斷他，笑吟吟的說。

「是啊，阿幽，妳旁邊這位是……」莊老頭很疑惑。

這話一出，兩人頓時感到身後有股殺氣。

莫青夜眯起眼，正準備先下手為強，卻聽見寒幽笑著又道：「莊爺爺，你忘了，這是我自小訂親的未婚夫婿阿夜呀！」

「未婚夫婿？」莊老頭仍是一臉迷糊，就在身後那人要暴起殺人時，他才驀地一拍腿。「我記起來了！妳說的是被妳那姊姊搶了的婚事是吧？」

「就是那婚事！」寒幽冷汗都快爬滿背了，不是擔心自己的小命不保，而是害怕

傷到無辜。

莊老頭一提起這事便忍不住念叨，「說起妳大伯父真不是好東西，什麼都要搶，就連妳的親事也要搶！這人啊不能這般沒良心，想當初妳爺爺過世的時候，明明說了家產一人一半，可妳那大伯父硬是拿了三分之二，只留了幾塊田給你們，連屋子都沒給，寧可租給人也不讓你們住。」

「妳爹為人老實不計較，卻一次次被妳大伯父欺壓，連妳的親事都被要了去，要我說妳那姊姊也不是好東西，自家妹妹的親事也搶，和她爹娘一個樣……」

莊老頭年紀大了，很多事記不清，一時間根本想不起寒幽定下的是京城鎮國公府的世子爺，只記得寒土豪做下這些不厚道之事。

兩人一邊聽著莊老頭打抱不平，一邊注意著身後的動靜，直到再感覺不到那被盯梢的感覺，寒幽這才鬆了口氣。

真險！

「不過，妳的未婚夫婿這麼多年沒消沒息，怎麼突然就冒出來了？」莊老頭納悶的看著她身旁黑得幾乎看不清五官的男子，嫌棄的又道：「而且還這麼黑。」

莫青夜那張黑臉頓時更黑了，他哪黑了？這老頭懂不懂什麼叫易容？

「噗！」寒幽忍不住噴笑出聲，打發了莊老頭後，才拉著莫青夜來到一處僻靜之處，直接了當的問：「忙我已經幫了，什麼時候帶我去找人參？」

莫青夜看著眼前不及他胸口的小丫頭，「等我解決山裡那些人。妳這陣子暫且別上山，以免又被他們發現。」

寒幽點頭。「這我知道，我很珍惜我這條小命。倒是你，自己小心點，別再被逮到著了。」

雖不知他是何身分，但盯著敵國奸細的肯定不會是壞人，要是他出了事，他們村莊說不定也會跟著遭殃。

「妳不問我是誰？就這麼信任我？」她的關心讓莫青夜心頭暖暖的，忍不住問。這丫頭的警戒心分明強的很，卻如此相信他這個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，這有些說不通，想到她方才提到的婚事，他雙眸微閃。

這丫頭真的不知道他是誰？

寒幽像看傻子似的看他。「有誰會傻得拿出價值千金的玉珮來抵押？就算你騙我又如何？我又不虧。」

莫青夜一愣，旋即哈哈大笑。「妳這丫頭真是與眾不同。」

本以為祖父替他定下的是個目不識丁的鄉下丫頭，那日雖遠遠看她替自己辯護，也只以為她是性子剛強了些，有幾分聰明罷了。

可經過這半日的相處，他深刻的認知到，他小看了這個小未婚妻。

「我該回去了，什麼時候能上山你再通知我。」她將自家住處報給他。

「好！」莫青夜目光灼灼的看了她一眼，說罷便施展輕功走了。

當務之急是處理潛進山裡的敵軍，待事情處理完後，他定會上門找她，只希望她到時見到他別嚇傻了就是……

寒幽看著他離去的身影，十分欣羨，「輕功呢，要是能學會多方便呀。」

此時的她還不知道，方才離去的男人將帶給她一份大驚喜。

Crescent Family